

# 愛情、親情、友情、鄉情

## —渡也情詩析論

葉連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摘 要

渡也 18 歲即已步入文壇，至今創作不輟，目前已有 27 本著作，光詩集就有 15 本，成績斐然。他的詩作主題多面，關注的範圍極廣，但縱觀他的詩作，「情詩」是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這些情詩當中，又以「愛情詩」最受批評家青睞，至今有不少著作討論過，本論文擬擴大情詩的範圍，除了愛情，筆者將親情、友情、鄉情也列入討論，逐一剖析這位中生代重量級詩人的情詩，窺探其詩作特出之處。

關鍵詞：渡也、情詩、愛情詩、親情詩、友情詩、鄉情詩



## 一、前言

渡也(1953~)，本名陳啟佑，另曾使用過「歷山」、「江山之助」等筆名。渡也詩齡很長，18歲(高二)即已步入文壇，因此著作豐富，至今已出版27本書<sup>1</sup>，光詩集就有15本<sup>2</sup>，分別為：《手套與愛》、《陽光的眼睛》、《憤怒的葡萄》、《最後的長城》、《落地生根》、《空城計》、《留情》、《面具》、《不准破裂》、《我策馬奔進歷史》、《我是一件行李》、《流浪玫瑰》、《地球洗澡》、《攻玉山》、《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等。詩集在臺灣的書市中，並非暢銷的類型，一般民營出版社要出版詩集，真的需要有賠本經營的勇氣，出版商在面對詩集出版這件事時，顯得「謹慎」許多，詩集的出版機會也就相對困難<sup>3</sup>，因此除了少數人以外，多數詩人一生中能出個2、3本詩集，已可算是「知名」的詩人了，能像渡也擁有如此「龐大」的詩集出版量之人，在臺灣也算是鳳毛麟角。對此，渡也似乎也頗為自豪，他曾說：「台灣新詩人成績列前五名者，必然沒有我，但若論詩集數量，前五名一定少不了我。」<sup>4</sup>雖然量大不一定代表質精，但在如此萎靡的書市中，能持續而穩定的出版，足以證明渡也詩作必有可觀之處。

渡也的這15本詩集，分別由13個出版單位出版，可見渡也為了能使詩集順利付梓，應該費了不少苦心，他的積極態度是他能擁有此成績的重要關鍵，尤其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後改成彰化縣文化局)、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澎湖縣文化局分別出版過詩集，無論故鄉、家鄉，還是工作地方和居住地，與他有較密切關係的地方都有他的著作出版，一人跨越四縣市，這在臺灣是

<sup>1</sup> 此為渡也在〈澎湖第一〉一文所說，參見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9年12月)，頁16。

<sup>2</sup> 出版項參見附錄一「渡也個人詩集」，其中《手套與愛》與《陽光的眼睛》各有兩版本。

<sup>3</sup> 渡也在〈年光誤客轉思家〉一文曾說：「認識我的人大概知道這是我第十本詩集，乍看來出版詩集相當容易、順利，實則不然。我常辛苦地整理妥一本詩集，投寄諸多出版社，均遭壁還，心情往往陷於低潮。詩，是市場的毒藥。」連渡也都不免發出此嘆，可見詩集出版之困難。參見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3。

<sup>4</sup> 參見《流浪玫瑰》序文，渡也：《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



第一人，也許未來也是絕無僅有，以渡也積極的態度，將來能將此紀錄繼續堆高者，恐怕也只有渡也本人有此能耐。

綜觀 15 本詩集內容，渡也可說是十足展現他的寫作廣度，在形式上除了一般的分行詩外，也有散文詩創作(如《面具》)；在訴求對象上，有給成年讀者閱讀的，也有兒童詩創作(如《陽光的眼睛》和《地球洗澡》)；內容上則有抒情的，有敘事的，有議論的，有寫景的，有詠物的，也有詠史的。渡也充分展現他全方位的寫作能力和關照角度，內容多變，但「明晰易懂」是他多年來堅持的原則<sup>5</sup>，已經可以說是渡也的個人風格了，這從他的詩句中就可得到證明。而在主題上，情詩占有渡也詩創作的一大區塊，也是最多詩評家注意到的現象，傳統上對情詩的討論，多半聚焦在「愛情」的部分，評論家對渡也情詩的討論主要也以愛情或情慾為主<sup>6</sup>，而愛情與情慾也的確是渡也關注的一大重點，然而「情」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土地之間最珍貴的黏著劑，它絕對不只侷限於「男女」、「男男」、「女女」等個人情愛上，渡也是個多情的人，他的情詩描寫的也不只是愛情，因此本論文擬探討渡也的各種情詩(也可說是「抒情詩」)，但限於篇幅，以下只挑選「愛情」、「親情」、「友情」、「鄉情」等渡也四大情詩主題來進行討論。

## 二、至情至「性」的多情男兒—愛情詩

跟愛情有關的情詩是渡也詩作的一大主題，這種主題的詩，主要收錄在《手

<sup>5</sup> 渡也力主平易近人的詩風，例如《不准破裂》的自序中就列出三點要求：一、語言平易近人；二、題材生活化；三、不要技巧等，並說：「希望我的詩既具有詩質、詩味，又有很多人看得懂。」(參見《不准破裂》，同註 10)又《流浪玫瑰》的序言也說：「不管寫何種主題，我希望作深入淺出的表達，而讀者能輕易掌握詩旨。對於這幾年詩壇流行的某些怪誕、晦澀的詩，我相當反感。……明晰易懂應是值得注意的原則。」(參見《流浪玫瑰》，頁 5。)

<sup>6</sup> 例如張春榮：〈世事繚繞—渡也《流浪玫瑰》〉，《文訊》第 164 期(1999 年 6 月)，頁 30-31。向明：〈隔空截詩—我讀《流浪玫瑰》〉，《台灣詩學季刊》第 28 期(1999 年 9 月)，頁 139-140。周慶華：〈都是情場失意人—讀《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文訊》第 190 期(2001 年 8 月)，頁 39-40。丁旭輝：〈舊情新貌—評渡也《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書評》第 58 期(2002 年 6 月)，頁 17-21。李瑞騰：〈語近情遙—渡也詩略論〉，《國文學誌》第 10 期(2005 年 6 月)，頁 221-233。



套與愛》、《空城計》和《流浪玫瑰》三本詩集中。他的第一本詩集《手套與愛》就以情詩著稱<sup>7</sup>，詩句直接又坦率，不乏情色的書寫，以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言，渡也算是大膽前衛，因此造成轟動，雖然他後來自謙「矮人一截」<sup>8</sup>，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其實依然讓人臉紅心跳，例如〈美國化的乳房〉<sup>9</sup>首段說：

今晚妳又把乳罩留在英文系女生宿舍  
 妳來時嘴裡還在播放火熱的西洋歌曲  
 乳頭在妳低胸恤衫內打著節拍  
 看起來似乎  
 吵著要跳出來的樣子

所謂「美國化」，指的是大膽開放的作風，詩中的敘事者「我」是中文系男學生，而受述者是一個就讀英文系的女學生，傳統的華人社會較為保守，穿著以端莊不裸露為原則，但詩中讀英文系的女學生則受西方開放風氣影響，不穿胸罩出門，不僅造成「激凸」的情形，後來當她彎腰撿拾掉落地上的書籍時，便將乳房暴露出來，「今晚妳俯身拾取掉在地上的禮記時/妳的乳房穿過寬大無私的領口看我」如此「誘人」的畫面，讓深受「五千年道統」涵養的敘事者，陷入一種愛慾與禮教天人交戰的場面，渡也刻意使用《禮記》一書，更增添詩中主角那種「餓鬼裝客氣」的諷刺感，這種「赤裸裸」的寫實化描寫，不僅將男女間騷動的情慾客觀描繪出來，也批判假道學的偽善心態。以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言，渡也大膽將「乳罩」、「乳頭」、「乳房」等詞書寫進傳統認為應該要典雅的詩句中，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確容易引人側目，此後，用詞大膽似乎成為渡也的特色之一，像收錄於《流浪玫瑰》中的〈餓〉<sup>10</sup>，同樣也有這樣的情形：

<sup>7</sup> 《手套與愛》剛出版時即稱為「渡也情詩選」，於2001年重新出版時，特別標示為：「渡也情色詩」。

<sup>8</sup> 渡也在漢藝色研版《手套與愛》的序言中說：「近幾年，詩壇充斥色情(pornography)，使得第一輯的麻辣詩矮了一截，甘拜下風，只具有奧菊·羅得(Audre Lorde)所謂的「情色」(the erotic)而已。」參見《手套與愛》(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頁4。

<sup>9</sup> 渡也：《手套與愛》(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頁22-23。

<sup>10</sup> 渡也：《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95-96。



第一次遇到我以後  
她說她開始感到巨大的  
餓

我立刻供給她嘴唇、體溫  
有時候供給她甜言  
和唾液  
她說她依然感到空前絕後的  
餓

一九七九年夏天  
她一口將我吞下  
只吐出幾根骨頭  
和包皮

然後，她撫摸圓滾滾的肚皮  
拿著牙籤剔牙

這首詩以生理上的「餓」來形容男女間情慾上的「飢渴」，詩中的女主角遇到男主角之後一見鍾情，渴望獲得男主角的情感(心理與肉體)，因此光是接吻與擁抱已經無法滿足她，最後就進展到床上的親密關係。這首詩有可能是渡也寫給妻子的作品，詩句中「一九七九年夏天/她一口將我吞下/只吐出幾根骨頭/和包皮」帶有雙關的意味，一方面指彼此肉體的結合，一方面則指雙方以結婚收場<sup>11</sup>。這首詩中的女主角反客為主，不但採取主動的攻勢，讓男主角被動配合，詩的結尾也頗有意思「然後，她撫摸圓滾滾的肚皮/拿著牙籤剔牙」，彷彿男主角是受騙上當且

<sup>11</sup> 在「渡也的寫作年表」中指出，民國六十八年(1979)八月「與劉秀珍小姐結婚」，若以傳記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此詩可與他的現實生活作對比，然而若就文本論文本，也可能只是個巧合。參見渡也：《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



吃虧的那一方，經由這種生動化的描寫，一個頗為滑稽的畫面就出現在讀者面前：男女主角一番激情過後，男生光著身子蓋著棉被，窩在床上一角暗自垂淚，而女生則一副吃飽喝足的得意樣，邊剔牙邊安撫著男生說：「這沒甚麼，大不了我負責。」對比老掉牙的劇情，渡也將男女角色易主，頗有一種嘲仿意味。結婚這件事對自詡為「愛情戰鬥機」的渡也而言，代表著從此以後，再也不能隨意升空出擊，對其他女人發動攻勢，因此不免有些落寞感傷，這是這首詩的弦外之音，渡也的詩作除了用詞大膽之外<sup>12</sup>，常有這種令人會心一笑的機趣，這也是閱讀渡也詩好玩的地方，又如〈敵機〉<sup>13</sup>一詩，描寫一位勇於捍衛家庭的妻子「與太太戀愛、結禱二十五載/在這團結反共期間/經常有敵機來襲/白天來，晚上也來/太太從不躲防空洞」；「太太的雷達一出現問號/她立刻駕機，升空，迎戰/有時僅以地對空飛彈/表達憤怒」；「若敵機並不潑辣/她只是升空攔截而已/若戰況激烈/她必定以機槍連續掃射/直到敵機墜落」，自稱情史豐富、「鬥志昂揚」的渡也，也許在婚後也有來自婚姻外的誘惑，因此渡也有了寫此詩的靈感<sup>14</sup>，詩中的這位人妻可不是傳統那種可憐兮兮、逆來順受的女性，而是標準的「犀利人妻」，面對「小三」<sup>15</sup>來襲，她可是毫不退縮的反擊，捍衛自己的婚姻，直到丈夫年歲增長，再也不能吸引異性爭奪，以致於丈夫最後只能感嘆「如今我機身已老舊/已無法自行飛行/如今仰望天空/哎，再也沒有太太所謂的敵機/飛來」。渡也將夫妻之間面對第三者的挑戰，比喻成敵機來襲，因此太太處理這些狀況，似乎像是一個優秀的戰士，無論駕機迎戰，還是地對空飛彈，驍悍而應對有方，一一將危機解除。敘事者除了有點感嘆外，其實也帶點佩服太太的犀利作風，而最後的那聲「哎」，恐怕也代表了所有「資深」男人的共同哀嘆吧！渡也善於用幽默有趣的方式來寫詩，常能讓

<sup>12</sup> 這首詩也使用較大膽的用詞如「包皮」，達到讓人印象深刻的目的，然而筆者認為此詞的使用並無太大意義，反而增加解讀的困難，當然此處的「包皮」和下文的「肚皮」有押韻的效果，也許也是渡也如此寫的原因。

<sup>13</sup> 渡也：《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77-79。

<sup>14</sup> 這首詩有可能就是描寫其妻子的作品，但除非詩人明確標示，否則讀者不能逕自加以認定，何況文學作品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不能完全與現實生活混為一談。

<sup>15</sup> 此詞源於中國大陸，隨著戲劇節目上演逐漸流行起來，近期由於台灣的電視單元劇「犀利人妻」，描述慘遭丈夫背叛的太太，重新站起的故事，劇中也將丈夫外遇的對象稱為「小三」，隨著此劇受到矚目，「小三」一詞成了現今台灣的流行語。



人有會心一笑的效果，上面的例子之外，收錄於《空城計》中的〈新陳代謝〉<sup>16</sup>也能看出渡也幽默的一面。

除上所述，渡也也非常善於用「析字」來寫愛情詩，使他的情詩增添一種趣味，例如〈手套與愛〉<sup>17</sup>：

桌上靜靜躺著一個黑體英文字  
glove  
我用它來抵抗生的寒冷  
她放在桌上的那雙黑皮手套  
遮住了第一個字母  
正好讓愛完全流露出來  
love

又如〈流浪玫瑰〉<sup>18</sup>：

我的血洶湧而入  
妳才更鮮紅  
後來將妳一瓣瓣剝開  
我才知道層層的愛包著  
怨  
容我輕輕，用舌舔去  
死  
只留下一顆鮮紅的  
心

<sup>16</sup> 渡也：《空城計》（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11月），頁132。

<sup>17</sup> 渡也：〈手套與愛〉，收錄於《手套與愛》（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頁50。

<sup>18</sup> 渡也：《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47-48。



前者透過「glove」和「love」兩個單字字型的相似，成功將「手套」與「愛」聯結起來，情人送的手套溫暖了敘事者的心，感受一股濃濃的愛意。後者則將「怨」字拆成「死」和「心」，用愛來拆解流浪的帶刺玫瑰，使其融化在他的愛情攻勢下，並突顯真心的可貴。使用析字方式來寫詩，若處理不好，容易流於無聊的文字遊戲，但渡也畢竟是個寫詩能手，將析字的負面因素降至最低，只留給讀者「深情」又「深刻」的印象，這是渡也情詩能感動人的地方。

說到感動，渡也的愛情詩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系列寫給「牧風」的情詩，根據渡也自己的記載，他與牧風在 1971 年熱戀<sup>19</sup>，兩人分手後在 7 年之後重逢，牧風早已嫁作人婦，渡也則悔恨不已，寫了很多詩來談這件事<sup>20</sup>，有些情節也許帶點虛構，但整體給人的感覺是非常「寫實」，寫實到近乎坦白的程度，試舉〈樹影〉<sup>21</sup>一詩為例：

今晚七點我靜靜站在妳家對面  
儘量讓樹影遮住我的臉色  
妳家紅色大門閉著嘴在街燈下  
一定也有黯然的心情  
九點正妳和丈夫搭歡天喜地的計程車回來  
今晚從臺北來的我  
只能躲在樹後  
看妳抱著孩子走進那扇朱門  
然後那屋裡的燈亮了  
那就是妳一生的愉悅麼

妳和丈夫親熱的情景  
故意穿過日式窗玻璃

<sup>19</sup> 參見〈渡也寫作年表〉，收錄於《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

<sup>20</sup> 關於渡也寫給牧風的詩，很多學者已討論過，為節省篇幅，此處只略談，讀者可參考李瑞騰：〈語近情遙—渡也詩略論〉，《國文學誌》第10期（2005年6月），頁221-233。丁旭輝：〈舊情新貌—評渡也《手套與愛—渡也情色詩》〉，《書評》第58期（2002年6月），頁17-21。

<sup>21</sup> 渡也：《手套與愛》（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頁86-87。





來擊打我濡濕的眼睛  
 十一點後妳家又被一片黑暗淹沒  
 就像七年前我們分手的那晚一樣  
 我很想大聲喊妳的名字回來  
 這時候如果下雨就好了  
 好讓我決心離開樹影  
 落寞地走到臺中火車站前  
 隨便找一家淒涼欲哭的旅舍投宿

這首詩雖然已接近白描，但因情感動人，很能觸動讀者的心，為了見舊情人，敘事者遠從台北到台中，守候在其家門口，從 7 點一直到 11 點，卻只看到舊情人一家和樂的畫面，最後自己只能黯然的找一間旅館棲身，其內心之悲痛，從詩句的字裡行間充分的表達出來。這一系列的情詩，若全部為實寫，渡也的坦白與直接，實在令人訝異與佩服，果真如此，只能說渡也真情流露，誠摯動人，確實是至情至性的多情男兒。

渡也浪漫又多情的性格，時常表現在他的情詩上，但他的情詩有時也會展現「社會現實」的一面，例如〈帶妳回去〉<sup>22</sup>一詩，敘事者(男)和受述者(女)是一對男女朋友，他們在夜晚的街頭流浪，女主角希望男主角帶她回去，男主角開始以甜言蜜語安撫她，說他早已帶她回去「那是一個溫暖的家/我帶妳去一個心裡面/把妳關起來/等於把世上一切都關起來/那裡面鳥語花香/沒有憂愁，沒有恨/那一個家/占地千萬坪/產權清楚，獨家獨院」。這樣的說法在平常也許是個動人的情話，但在受凍的街頭夜晚，顯然望梅無法解渴，畫餅不能充飢，女主角最後大聲的說出她是「要真正的家」。詩句到此結束，留給敘事者和讀者很大的內心衝擊，證明了愛情誠可貴，「麵包」價更高，在吃不飽和穿不暖的情況下，光甜言蜜語實在無法滿足另一半，沒有經濟能力，愛情恐怕也會失去。

渡也寫這些跟愛情有關的詩時，時而激情露骨，時而浪漫多情，時而真情流露，時而幽默風趣，百變姿態，令人讀後回味無窮。

<sup>22</sup> 渡也：《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65-66。



### 三、為人子與為人父的真情——親情詩

渡也的情詩，除了愛情主題以外，寫得比較多的是親情詩。渡也的愛情詩主要是跟他個人情史有關，而跟親情有關的詩，有些是真的寫給自己的親人，有些則是「代筆」，模擬某種情境。總歸來說，渡也的親情詩，無論是描寫父子親情、母子親情、祖孫親情或兄弟親情，大都情感真摯，頗能讓讀者動容。下文以寫得較多的父子親情和母子親情作為討論，以一窺渡也親情詩的豐沛情感。

#### (一)與父子親情有關的詩

渡也關於父子親情的詩寫的頗多，其中《面具》就收錄了不少，例如：〈玩具水桶—悼念父親〉、〈巨樹之一〉、〈巨樹之二〉、〈蠶絲—敬悼亡父〉和〈蓼莪〉描寫失怙之痛，這些作品的內容都是虛構的，但因渡也慣用第一人稱寫詩，讀來具有真實感，為了避免誤會，渡也還特別發了聲明解釋<sup>23</sup>，可見他也擔心逼真的情節誤導了讀者。而〈父親與嬰—第一首〉、〈父親與嬰—第二首〉敘述一個父親對未出世即夭折的孩子的憐憫，這一類的作品也見於渡也的其它詩集，例如〈似乎有嬰兒向我招手〉<sup>24</sup>描述一個男人帶著太太去醫院墮胎，因為他的孩子在母體中夭折了，這個本來相當期待孩子出世的男人，面對這樣的結局，感受強烈的痛苦和自責，其最後一段說：

為什麼  
你刻意選擇今天  
在母體內萎謝  
把我們的春天全帶走  
你知不知道呢

<sup>23</sup> 在〈玩具水桶—悼念父親〉一詩之後渡也特別加以說明「作品中的我非作者的我。家父年近七十，至今身體健壯。特此說明，以免誤解。筆者有些詩作類此者，不另做說明。」，參見《面具》（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5。

<sup>24</sup> 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28-29。



今天是什麼日子  
八月八日，父親節

父親節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對失去孩子的父親而言，那種悲傷是更鮮明的，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一天失去孩子那種打擊是加倍的，從此詩我們讀到一個無助的父親最強烈的心痛與不捨，讓人為其掬一把同情之淚，渡也這種「以嬰為題」<sup>25</sup>的詩，之所以寫的深情而動人，與他曾有過類似的切身之痛有關，讀者可參看渡也的散文〈不斷地向我揮手〉<sup>26</sup>一文，就可明白他這一系列詩的創作背景。曾經失去越加懂得珍惜，渡也後來有了兒子，從〈靈感〉<sup>27</sup>一詩可看出他與孩子之間的互動：

花兒長牙齒  
腳踏車有爸爸  
草莓用它自己的手摘草莓  
雲在天空走路  
你聽地球在講話

這些尚未成型的詩  
在五歲的兒子腦海裡，忽明忽滅  
在五歲的兒子嘴巴裡，載浮載沈  
有的溺斃，有的被我拉上岸  
用筆急救  
終於長大成詩

五歲孩子的童言童語，在渡也看來是具有詩的雛形，在他的改造之下，成為真正

<sup>25</sup> 李瑞騰在〈語近情遙—渡也詩略論〉一文中，也注意到渡也詩作這個特殊的主题，特地以「以嬰為題」作為其中一個討論章節。參見《國文學誌》第10期(2005年6月)，頁221-233。

<sup>26</sup> 收錄在渡也：《夢魂不到關山難》(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3月)，頁18-21。

<sup>27</sup> 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151。



的詩，虎父無犬子，對於兒子的表現，感覺的到一種有子繼承衣鉢的喜悅。

〈父親與嬰—第一首〉、〈父親與嬰—第二首〉和〈似乎有嬰兒向我招手〉等詩皆是以父親的口吻對孩子說話，〈土壤改良與文學研究—寫給父親〉<sup>28</sup>則是以人子的身分對父親發言，兩代之間存在著代溝，一個是土壤改良者，一個是文學研究者，兩者的路看似平行沒有交集，但同樣的是：「我們的事業/已令我們嚐到撲面而來的/寂寞和寒涼」，雖然彼此不了解對方的事業，但最後卻也能達到某種交集：

所以每逢夜晚  
一位年老的土壤改良者  
一個年輕的文學研究者  
坐在一張寬廣無比的餐桌兩邊  
您始終不明白我的文學研究  
正如我一直不了解您的土壤改良  
我們只好在黯淡的燈下  
相視而笑

渡也的父親本來是很反對渡也走入文學領域，父子之間為此曾有過爭執，年輕的渡也為了自己的興趣與理想，勇於違背父親的期望，家人的反對某種程度上也帶來激勵，多年過去了，渡也在文學的路上漸漸走出一條寬廣的路，父親最終應能了解，雖然從事的行業不同，但他們父子血液中同樣具有堅持、認真的因子，一句「相視而笑」代表了父子這兩條平行線有了交集，無論是土壤改良還是文學研究，親情始終連繫著他們。

## (二)與母子親情有關的詩

敘述母親對子女的愛是文學作品的一大主題，孝順的渡也自然也沒錯過這個

<sup>28</sup> 渡也：《憤怒的葡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1-3。



無論古今中外共通的議題，例如：〈我的母親〉<sup>29</sup>一詩：

大雨將來拜訪  
氣象台的氣管  
比誰都先猜出  
寒流全家出動  
氣象台的關節  
也最早看到  
只有晴天  
瘦弱的氣象台才報告  
微笑

數十年來  
大自然只找它搏鬥  
白髮蒼蒼的氣象台漸漸  
龜裂

詩中的母親由於身體的關係，遇到天氣的變化，身體即跟著反應，咳嗽和關節疼痛困擾著年邁的她，也讓人子跟著心疼，這首詩雖然簡單，但可看出詩人關心母親之情，躍然紙上。〈母親的懷抱〉<sup>30</sup>一詩則在歌頌母親的包容力和偉大的母愛「所以讓掉下來的葉子/都被母親接回去/讓雨也收起眼淚/準備回家/因為只有母親的懷抱/晴空萬里」。母親的懷抱是全世界最溫暖的處所，最值得人信賴的避風港，當人子在外遇到了委屈和困境，母親總能伸出雙手給予最真心的擁抱和安慰。母愛的偉大有時也襯托出人子的任性和驕縱，如〈傘〉<sup>31</sup>一詩：

那紅色電話亭垂首站在空曠的荒野中心，等他前來，投下一滴冰涼的雨水，

<sup>29</sup> 渡也：《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頁218-219。

<sup>30</sup> 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174。

<sup>31</sup> 渡也：《面具》（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16-117。



急急撥動號碼。媽媽的墳墓已遺落在遠方。爸爸發黃的遺言仍折疊在懷裡。然後他衝入細瘦的聽筒大聲咆哮：「這裡下雨啦，快幫我帶傘來！」想起忘記請問對方姓名，才又撿起一句羞赧的話，輕輕塞進嚇哭了的聽筒嘴裡：

「你是誰呀？」

彷彿有人低聲呼喊他的小名。風雨從四面八方湧來。然後回答的低音才嗚咽的緩緩的飄入它冰涼的耳朵：

「媽媽」

母親對子女的照顧總是無微不至，有時會讓子女產生依賴心，甚至誤以為父母的付出是理所當然，而不懂得感恩和回饋，詩中的人子在外遇到了突如其來的大雨，一時之間忘記父母已逝，打電話回家要人幫他帶傘來，從其咆哮的口氣可探知此人平時對父母的態度是如何的驕縱，也由此可知父母在生前對他的照顧和容忍，因此當他遇到了風雨，在無人供傘的情況下，他自然的想起母親，我想當他恢復理智時，必能感受母親對他的愛，也會對他自己年幼無知的驕縱後悔不已吧！這首散文詩藉由雨天打電話這件事，充分呈顯出親情之可貴和失恃之痛，同樣是打電話這個題材，渡也另有〈電話〉、〈活在電話裏的母親〉<sup>32</sup>都在描寫母子親情。〈傘〉這首詩也讓我想起愛亞的極短篇小說〈打電話〉<sup>33</sup>，兩者同樣都在講述一個失去母親的人打電話這件事，也同樣讓人感受到失去母親的痛，在格式上，渡也這首詩其實也具有極短篇小說的樣子。羊令野評此詩時說：「渾無斧鑿之痕，非常完美的從一把傘撐開了母子親情的世界。」<sup>34</sup>渡也描寫親情之功力，由此可見。

綜合來說，渡也的親情詩雖然部分是實寫，多數是虛構的，但大多能展現親情的可貴，尤其其他善於描繪失去親人的悲痛感，對曾失去至親的讀者來說，非常容易引發共鳴，渡也非常強調詩作要能平易近人，因此他的詩流暢可讀，加上親情詩這種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的題材，更能達到打動人心的目的。

<sup>32</sup> 這兩首詩都收錄在渡也：《憤怒的葡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13-16。

<sup>33</sup> 收錄於張曉風、席慕蓉、愛亞：《三弦》（台北：爾雅出版社，1983年7月），頁205。

<sup>34</sup> 參見〈清純洗鍊自成嫵媚—渡也作品筆談〉，收錄於《創世紀詩刊》第60期（1983年1月），頁84。



## 四、肝膽相照的性情中人—友情詩

跟愛情詩和親情詩比較起來，渡也的寫給朋友的詩寫得較少，可算在此範疇的包括〈癌與文學批評—給英俊〉<sup>35</sup>、〈吳錦發結婚了〉、〈散戲—懷念洪醒夫〉、〈晚霞—敬悼洪醒夫兄〉、〈風雨將你帶走—給醒夫〉<sup>36</sup>、〈格律與方言—致向陽〉<sup>37</sup>、〈我的朋友開高級家具店—獻給尹凡〉<sup>38</sup>、〈蔬菜入黨—獻給吾友黃憲東〉<sup>39</sup>等。渡也的友情詩，多為寫給他的文友，例如〈癌與文學批評—給英俊〉是寫給清華大學蔡英俊教授的詩，詩曰：

這幾年，惡性腫瘤拼命追  
你帶著理想四處奔跑  
最後還是抓住  
你的直腸  
幸好  
沒有抓住理想

你和你的文學批評同床  
住院的日子  
我去看你我總是想  
癌與文學批評  
一定有關  
凡是長癌的作品  
必須開刀割除  
不生病的文學

<sup>35</sup> 渡也：《憤怒的葡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

<sup>36</sup> 以上這四首收錄在渡也：《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

<sup>37</sup> 渡也：《我是一件行李》（台中：晨星出版社，1995年9月）。

<sup>38</sup> 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

<sup>39</sup> 渡也：《攻玉山》（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年8月）。



就要用掌聲包好  
交給後代  
這是你一生的大業

出院以後  
仍要記住文學批評的功能  
而遺忘癌  
莫讓沒有功能的癌  
天天記著你  
記住樹堅持活著是為了成蔭  
這世上還有許多花  
等你開<sup>40</sup>

從這首詩可看出渡也對朋友的深厚友情，詩中對朋友語多鼓勵，不只肯定其在事業上的成就，也要朋友為了理想而努力抗癌，因為「這世上還有許多花/等你開」。對一個癌症病人來說，這樣的鼓勵方式，我想是非常受用的，事後來看，朋友不只抗癌成功，在學術研究上也成績卓著，可見渡也對他的鼓勵與期許，他都做到了。這首詩還有一點值得提的是渡也的巧思，能將「癌」與「文學批評」這兩個看似完全沒關聯的東西串聯起來，透過渡也的詩句，讀者可發現，原來從事文學批評工作和治療癌症有異曲同工之妙，既然能做好文學批評工作，也就能以此精神對付癌症，或者說本著抗癌的精神來從事文學批評，也能獲得很好的效果，渡也豐富的聯想力，值得讚嘆。

〈散戲—懷念洪醒夫〉、〈晚霞—敬悼洪醒夫兄〉及〈風雨將你帶走—給醒夫〉都是用來追悼洪醒夫(1949~1982)。洪醒夫當年因車禍過世這件事對文壇來說是一大震撼，為文追悼他的人很多，渡也一口氣連寫了三首詩，可見他對洪醒夫的友情是相當深厚的，如〈晚霞—敬悼洪醒夫兄〉中說「我一邊寫這首哀悼的詩/一邊獨自飲酒/看你的小說/桌上放了兩個酒杯/一個已空/一個還滿/就等你來喝」<sup>41</sup>單

<sup>40</sup> 渡也：《憤怒的葡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43-44。

<sup>41</sup> 渡也：《不准破裂》，頁55。





獨飲酒，卻擺放兩個酒杯，悼亡友的意圖非常明顯，若朋友還在，這種煮酒論詩的場景該有多愜意？可惜好友已逝，詩人只能看著酒杯憶舊情了。而〈風雨將你帶走—給醒夫〉則說：

風雨將你帶走  
 此後你的住址變更  
 不在風，不在雨那兒  
 不是神岡  
 也非天堂也非九泉  
 而是  
 中國近代小說史<sup>42</sup>

因親戚、友人過世而將其資料從通訊錄刪除這件事，其實是非常傷感的一個行為，可是留著資料每次看見都會再勾起心中的痛，因此刪與不刪都會令人難過，詩人就面臨這樣的困境，然而轉念一想，友人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文學成就卻已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生命雖短暫，但因文學的關係，洪醒夫的一生卻是璀璨的。由於渡也本身從事文學工作，在他的價值觀中，能因文學作品的關係在歷史上留名，這是莫大的光榮，因此這是給朋友最大的肯定。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sup>43</sup>。朋友之間能夠直言不諱，不奉承拍馬，才是真正的朋友，渡也有話直說的個性在文壇已是聲名遠播，而從他寫給好友向陽(1955~)的詩，就可窺其一貫的風格：

首先請你原諒我這首  
 自由詩  
  
 老友

<sup>42</sup> 渡也：《不准破裂》，頁 58-59。

<sup>43</sup> 語出《論語》季氏第十六，《十三經注疏 8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 12 刷)，頁 148。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很多張沾著糖的嘴都說你  
已把新格律推到  
壯麗的山頭  
已為方言詩開闢  
平坦的山路  
很多人都用美言的花圈  
套住你的脖子  
送你去愛荷華

唸中國文學  
瞭解格律和聲韻學的我  
早已懷疑你詩中  
格律和方言  
還因此全身疼痛  
老友，請原諒我

很多人都跟你上山，老友  
沿路還伴你唱十行詩  
讓你心中湧動著  
愛迪生發明電燈時，那種  
發光的喜悅

只有我在山下  
用一張很苦的口  
用沒有格律的方言分析  
分析你詩中  
不規則的心跳和方言的病況  
老友，請原諒我  
並且請你一定要相信  
我絕非要你痛楚，撲倒在地



我只是希望，哎……  
希望你找到自己的  
傷口<sup>44</sup>

渡也這首詩其實是在跟詩人朋友向陽討論對詩的看法，向陽以格律詩、台語詩及十行詩享譽詩壇，當很多人給向陽掌聲之時，渡也扮演的角色卻是「烏鴉」，渡也對向陽的詩風和格律有不同的看法而提出「異」見，很顯然地渡也認為向陽的詩尚有許多的討論空間，怕老友自滿於現狀，也怕老友陶醉於掌聲而受其害，因此大膽的給予建言。我們姑且不論渡也的看法是否正確？他提出的建議中不中肯？因為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渡也冒著被視為是一個因忌妒朋友的成就才提出批評的人，也要提出他的意見，這的確是需要勇氣，呈現他有話直說坦率的一面，詩中一共出現 4 次「老友」、3 次「原諒我」，為了糾正朋友之誤，提醒朋友不要因掌聲沖昏頭，展現苦口婆心又真情流露的一面，渡也的不畏謗，正符合孔子所說的益者三友的特質，是真正的「好」朋友。

## 五、從落地生根到落葉歸根—鄉情詩

這裡所指的鄉情詩，是指描寫鄉土情感的詩。渡也由於特殊的出身成長背景，跟他有關的地方很多，他的祖父母是澎湖人，東渡台灣在嘉義開工廠，渡也是在嘉義出生，在台北求學，後來長期在彰化教書，而他住在台中大里，因此無論澎湖、嘉義、台北、彰化或台中都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地方，台灣幅員不大，人民南來北往，東成西就，流動是很正常的事，很多人都有橫跨多縣市居住的經驗，然而能像渡也被澎湖、嘉義、彰化和台中等四縣市視為是代表其縣市的作家<sup>45</sup>，這在台灣算是絕無僅有的一件事。

年輕時，渡也似乎尚有認同的困擾，他在〈落地生根〉<sup>46</sup>一詩中先是讚揚落

<sup>44</sup> 渡也：〈格律與方言一致向陽〉，《我是一件行李》（台中：晨星出版社，1995年9月），頁167-169。

<sup>45</sup> 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出版的作家作品集，獲選的作家大都跟該縣市有某種關係，渡也能在這四個縣市出版著作，表示獲得這些縣市在身分上的認證。

<sup>46</sup> 渡也：《落地生根》（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7月），頁171-172。



地生根這種植物「極卑賤的植物/竟有儒家風範：/隨遇而安/每一塊泥土都是/溫馨的故鄉」。面對這種生命力旺盛的植物，人類只能自嘆弗如，相形見短，因此這首詩的最後，詩人說：

面對高大的它  
我逐漸矮小  
面對那卑微植物的  
用不盡的生命  
開不完的花  
我逐漸萎謝  
三十歲三十歲的  
我早已落地，卻一直，未能  
生根

詩人對他自己其實有很大的期許，然而眼看已經三十歲了，卻還沒達到自己的理想和想要的成果，雖然我們無法確實得知詩人心中的理想是什麼？但詩句中的「早已落地」卻「未能生根」，詩人是有他的弦外之音的。除此之外，這首詩還可以這樣解讀，那就是說詩人藉此詩感嘆，自己雖然已經三十歲了，還到處飄零，雖然居住在某個地方，卻未能安定下來，這種如浮萍四處漂泊的生活，何時才能終結呢？若如此解讀，我們可說年輕時的渡也，此時尚找不到一塊他能安身立命的地方以及他認同的鄉土。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後來的渡也似乎頗能隨遇而安，效法他讚揚的植物，到哪裡都能「落地生根」，才能有橫跨四縣市出書的「壯舉」。也許有人會因此質疑他對鄉土的忠誠度，而渡也總是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他對鄉土的付出和關愛。

筆者相信渡也對這四個地方都有感情，至於他最認同哪個地方？渡也並沒有明講，但從他的詩作中，應可尋出一些蛛絲馬跡，他最新的一本詩集《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完全以澎湖風土景物為主題，這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嘗試，不只渡也本身沒有這樣寫過，在澎湖也是創舉，甚至在全台灣都算是極其少見，詩人白靈說：「迄今為止，能為自己的原鄉寫出一整本詩冊的詩人，仍屬罕見，渡也即憑藉著他自如出入古今的想像力、技藝高超的語言功力，以及對原鄉事物如數家珍



之熔爐似的熱力，為我們做了絕佳示範。」<sup>47</sup>像這樣的地誌詩專輯，若非對當地有很深的感情，很難完成。關於「地誌詩」的內容和功能，我們可參考吳潛誠的說法：「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而在地誌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sup>48</sup>我相信渡也必定是在認同澎湖的情況之下，開始書寫一系列關於澎湖風土的詩，但也在書寫澎湖的過程中，加深了他對澎湖的認同感。其實，渡也沒有一天當過真正的(戶籍上的)澎湖縣民，但他卻會對外聲稱他是澎湖人，我認為最重要的元素是源自於他對祖父的孺慕之情，我們可從渡也的作品中得知他對祖父的崇拜之情<sup>49</sup>，這樣的祖孫情恐怕更甚於他與父親的父子情，由於對祖父的孺慕和敬仰，愛屋及烏，自然對祖父的家鄉產生一種特殊的情感<sup>50</sup>，澎湖就成為他口中的故鄉了，我們來看一下這首〈故鄉〉<sup>51</sup>：

澎湖的海是鹹的  
土是鹹的  
但，夢不是  
這裡每一個人也不是

澎湖的風是鹹的  
陽光是鹹的  
但，這裡每個人的話是甜的  
心也是

<sup>47</sup> 白靈〈用魚、水和風做成的詩〉，收錄於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9年12月），頁5。

<sup>48</sup> 吳潛誠〈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更生日報《四方文學週刊》，1997年11月9日。

<sup>49</sup> 例如渡也曾說：「高大俊美的祖父在事業、做人方面相當成功，讓我從小以祖父為傲，以身為澎湖人為榮！」，參見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作者自序，頁17。

<sup>50</sup> 渡也說：「多少年來，我一提到澎湖，就馬上想起祖父。反之，每每與人談起祖父，總是想到澎湖。」同上註。

<sup>51</sup> 渡也：《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頁143-144。



曾祖父百年前蓋的古宅  
頭顱破裂  
祖父數十年前蓋的房子  
手腳殘缺  
蹲在馬公東文里  
看起來  
哎，看起來竟是酸的  
苦的

澎湖還有渡也祖父和曾祖父蓋的房子，雖然破舊不堪，觸動了詩人內心酸、苦的悲傷情緒，然而睹物思人，也就更加深了渡也對故鄉的情感，所以渡也進一步以詩來記錄故鄉，描寫故鄉，例如：〈四眼井〉、〈萬軍井〉、〈西嶼燈塔〉、〈通樑古榕〉、〈跨海大橋〉、〈風櫃濤聲〉、〈石滬〉、〈天人菊〉、〈綠蠟龜〉、〈絲瓜〉、〈花生〉、〈黑糖糕〉等等，透過這些詩，讓無論去過澎湖或沒去過澎湖的人，都能藉此感受到澎湖特殊的風土民情，這比嘴裡說愛家鄉，卻什麼也沒做的人更具鄉土之愛，渡也從年輕時的落地不生根，到後來高喊澎湖第一<sup>52</sup>，頗有落葉歸根之勢，他對澎湖鄉土情的比重已是逐年增加，這些詩雖然並不一定直接言情，但卻是不折不扣的鄉情詩。

## 六、結語

提到渡也的情詩，一般人想到的都是愛情詩，他在愛情詩方面的作品，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始終都是詩評家注目的焦點，本論文則擴大情詩的範疇，將其親情詩、友情詩和鄉情詩皆納入討論，一方面避開「炒作冷飯」的窠臼，一方面也帶領讀者更進一步認識不同的渡也和其情詩。

李瑞騰曾用「語近情遙」一詞來概括渡也的詩作，筆者認為這是再貼切不過

<sup>52</sup> 參見渡也：《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9年12月），作者自序。



的形容，渡也這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平易近人的路線，反對晦澀難解的詩風，他的詩句流暢可讀，讓讀者容易親近，題材也多元廣泛，多為民眾日常生活時常觸及的事物，尤其是他的情詩，在看似淺白平凡的詩句中，蘊藏無限的情意，無論是愛情詩、親情詩、友情詩還是鄉情詩，雖然各有特色，但皆可看出渡也言淺情深的一面。

渡也的創作慾仍然旺盛，詩的產量尚源源不絕，他在情詩方面的成績絕不僅止於此，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 附錄一：渡也個人詩集

- 1、《手套與愛》（台北：故鄉出版社，1980年6月。）
- 2、《陽光的眼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2年5月。）
- 3、《憤怒的葡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
- 4、《陽光的眼睛》（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3月。）
- 5、《最後的長城》（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10月。）
- 6、《落地生根》（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7月。）
- 7、《空城計》（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2月。）
- 8、《留情》（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2月。）
- 9、《面具》（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 10、《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
- 11、《我策馬奔進歷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
- 12、《我是一件行李》（台中：晨星出版社，1995年9月。）
- 13、《流浪玫瑰》（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3月。）
- 14、《地球洗澡》（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0年5月。）
- 15、《手套與愛》（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7月。）
- 16、《攻玉山》（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年8月。）
- 17、《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9年12月。）



## *Love, Family, Friendship, Nostalgia-An Analysis of Du Ye's Love Poems*

Yeh, Lian-Peng (葉連鵬)

Du Ye entered the literary world when he was 18 years old, Still writing constantly. Has published 27 books, including 15 poetry books. Multi-faceted theme of his poems, a very wide range of concern, but look at his poems, "poems" i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among these poems, the critic's favorite love poems, many papers have discussed.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and the range of love poems, in addition to love, family, friendship, nostalgia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s, Analysis of the Mesozoic heavyweight poet's poems, Pry into their poems outstanding place.

**Keywords: Du Ye; poems; love poetry; family poetry; friendship poetry; nostalgia poetry**

